



江湖

险恶风波笑傲人

陈宏 张旺 陈千里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湖：险恶风波笑傲人 / 陈宏，张旺，陈千里著.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2.12

(雅俗中国)

ISBN 7-80656-613-9

I. 江... II. ①陈...②张...③陈... III. 帮会—研究—中国 IV. D69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25329号

雅俗中国丛书

江 湖

著 者 陈 宏 张 旺 陈千里

责任编辑 姜逸青

特约编辑 吴学君 秦晓霞

装帧设计 小 月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

(上海天钥桥路180弄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秋雨(上海)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7.5

版 次 200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册

I S B N 7-80656-613-9/I · 29

定 价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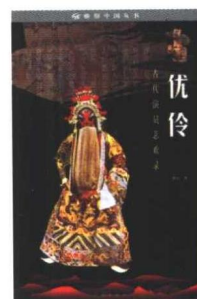
江湖
秦俑
青楼
情僧
优伶
武则天





大雅文化策划制作

读大雅图书 度轻松时光



大雅文化

DE VOYAGE

总策划 王仁定
策划执行 徐建红 刁兆彦
装帧设计 小月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在于
有着深厚的隐逸文化。
凡隐逸，多是看透世事的明白人，
觉得与其在社会上打拼，
不如远离俗世，做一个闲人，
既能保命存身，又有一定的心灵自由。
水陆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江湖与山林一样，
是人迹罕至的地方，
有着与世隔绝的良好条件，
选择这样的环境隐居，
就不怕车马喧闹的搅扰了。







目 录

第一章	走进神秘的江湖.....	6
第二章	谋食江湖.....	28
第三章	根植于江湖的秘密组织.....	50
第四章	道义与黑话.....	62
第五章	笑傲江湖.....	76
第六章	古典名著中的江湖.....	92

陈 宏

陈宏，籍贯河北省玉田县，出生于湖北武汉市，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博士，南开大学学报文学编辑。发表有学术论著《化龙点睛——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旨要》（与陈洪先生等人合著），以及论文若干篇。此书作者广泛吸收借鉴了学界的研究成果，旁征博引幽默诙谐，以现代情感意识与观念来观照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为我们娓娓道来一个神秘的江湖世界。

张 旺

张 旺，毕业于南开大学，专攻绘画与艺术创作。现任职于日本光荣集团公司。

陈千里

陈千里，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著作有多种。

江湖

险恶风波笑傲人

陈宏 张旺 陈千里 著



百家出版社



现实生活中，说到“江湖”，人们多想到“江湖骗子”、“江湖义气”、“走江湖”、“江湖气”之类词语，感情态度一般偏于贬抑。不过，在青少年中，特别是武侠小说爱好者中，由“江湖”想到的则更多是“笑傲”的激情。何以有如此分歧呢？



第一章

走进神秘的江湖

右页上图：北京八景图（局部）[明]王绂

《南史·隐逸传》：“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岩石之间”，但这样的理想或许也只有在魏晋南北朝时才能实现，谢灵运的游山玩水可以倾动州县；到王维那里，就只能在辋川别业流连忘返；到以后，更只能在城郊外的所谓“八景”偷得浮生半日之闲。中国的隐逸传统根深蒂固，但为人津津乐道的“江湖”、“隐逸”，留给人们的空间其实极少。

下图：观沧海 [当代]范曾
曹操喜好做诗，借诗歌寄托自己风云驰逐、人世沧桑的慷慨悲凉的情怀。他曾东临碣石，并赋诗一首《观沧海》。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登高能赋”就可以称作“士”，但仅仅能赋，只不过是 useless 的文士。文治济以武功，才算相得益彰。曹操的横槊赋诗，事实上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人格理想、人格范式。

诗文及文人眼中的江湖

“江湖”一词，其本意最早指长江与洞庭湖，后来就泛指四方各地。曹操说：“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这里的“江湖”即是天下的意思。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在于有着深厚的隐逸文化。凡隐逸，多是看透世事的明白人，觉得与其在社会上打拼，不如远离俗世，做一个闲人，既能保命存身，又有一定的心灵自由。水陆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江湖与山林一样，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有着与世隔绝的良好条件，选择这样的环境隐居，就不怕车马喧阗的搅扰了。

有一句古话叫：“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流水随物宛转，与处世灵活的智慧之人的脾性颇为相投。大概是由于这种亲切感，江湖与智慧的隐士便有了一份扯不断的联系。圣人孔子曾在杏坛“弦歌鼓琴”，一位须发皆白的老渔翁听后与之交谈。渔父道理高妙，竟让孔圣人敛衽相向，佩服得五体投地，要拜他为师。渔父却潇洒地“刺船而去，延缘苇间”。虽然这则载于《庄子》的传说未必真实，却让渔父这一身份显得似乎比圣人还要高明，于是着实风光了起来。不管





打得着打不着鱼，后世隐士们多喜欢顶着斗笠，身披蓑衣，一叶小舟漂浮于江湖上，或许便与此有些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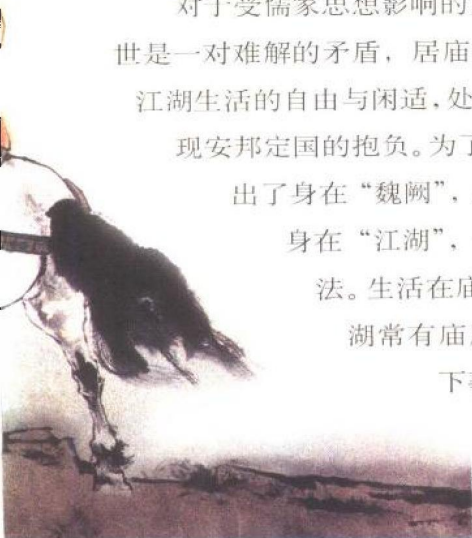
春秋时期的名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携美女西施“乘扁舟浮于江湖”，飘然隐遁于波光水影之中。范蠡辞官远逝，原是怕越王勾践嫉妒他的功劳，可能会加害于身。不过这一单纯的避祸全身的行为，却因与泛舟江湖联系在一起，有了些许飘逸的意韵，大合文人雅士追求潇洒的口味。后世文人在诗文中寄托他们渴望避世的情思时，经常借用“江湖范蠡舟”这一故事。

对于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而言，出世、入世是一对难解的矛盾，居庙堂之高则不能体会江湖生活的自由与闲适，处江湖之远则不能实现安邦定国的抱负。为了平衡，有的文人提出了身在“魏阙”，心存“江湖”，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说法。生活在庙堂之外的人要“江湖常有庙廊忧，逢人好谈天下事”，“一颗红心”

左图：（泥塑）渔樵问答

〔清〕张明山

在中国的传统中，“渔樵”几乎是隐逸的同义词。杨慎《临江仙》“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其实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流传而脍炙人口的，淡然和超脱的背后，实质是茫茫苍苍的历史感，其间的反差颇可耐人寻味。这里，“渔樵”几乎与家国兴亡联系在一起，在纷纷扰扰、变动不居的人世间，“渔樵”象征了永恒和超然。不过我们可不要以为现实中的樵夫渔父非要过这样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他们属于弱势群体，说话的权力被“隐士”们僭取，而且生活形态、方式也被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文人们篡改，人们满足于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日子，早忘记了整日价冒酷暑严寒钓鱼、砍柴，谋得一饭之饱的日子其实是非常艰难痛苦的。



右上图：归去来兮图卷之四
(局部)

〔明〕夏芷

宋代以后，陶渊明几乎是所有中国文人的理想，即使身在庙堂之上，也愿做山林江湖之想。但山林和江湖绝不仅仅意味着潇洒出尘。陶渊明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渊明的理想，其实意味着一种坚持，一种操守，一种不假外物的清高。这种坚持，为他的生活染上了某种诗意化的色彩。

下图：醉饮图轴（局部）

〔明〕万邦治

山水之间，文人集会，赋诗论文，往往被视为一件风雅的事情。最著名的是兰亭集会，最放浪的是竹林七贤，刘伶醉酒，而元末顾瑛玉山堂酒会就只能算是家国破亡之前的醉生梦死了。文人雅集的所谓“雅”，其实是很可以置疑的。



向着朝廷社稷。在朝堂做官，政务缠身、心力交瘁之余，喟叹几次“嗟我江湖人，胡为投此间”，也能求得一丝安慰。在这些文人的诗文言谈之中，“江湖”一词逐渐演化为政治文化符号，有了与“庙堂”、“社稷”隐然相对的意义。

不论身在江湖，还是心在江湖，都可以冠之以“江湖人”、“江湖客”。例如唐代诗人元稹就说：“爱君直如发，勿念江湖人”；杜甫在他的一首诗中也自称为“江湖客”。宋代一群互相唱和的草野诗人，更是自诩为“江湖派”。这些饱读诗书，风流儒雅的文人，与现代人心目中有酒大家喝，有牢大家坐的江湖人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游民世界成了江湖一词的新对象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尤其是自耕农，是最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一批人。偶然发生的天灾人祸就能轻易地夺走他们那可怜的一小点土地，使他们生活无着，四处流浪。他们冲州撞府，依靠身体及简单的技艺谋生，也就因此与城市结下不解之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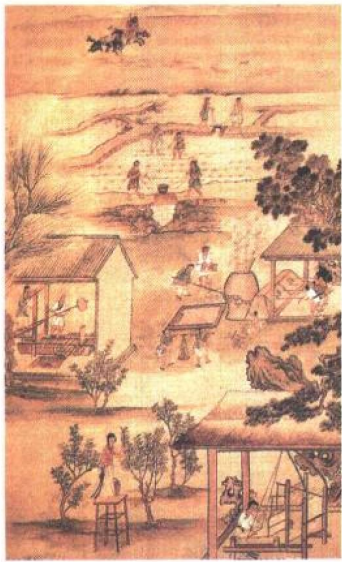


上图：武侯高卧图卷（局部）

〔明〕朱瞻基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早来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图卷中所描述的诸葛亮，不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臣贤相，而是一个隐士。中国人喜欢诸葛亮，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这一方面的，而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并不是出将入相，而是“帝王师”。

宋代之前，城市的商业区与居住区相隔很远。城内百姓像囚徒一样生活在四围高墙的居民区中，商业区开放的时间也很短，大约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大门紧闭，禁止随意出入。封闭式布局的城市给游民提供的生存空间很小。宋代的都市打破了这种格局，居民区与商业区相互混杂，城市平民可以自由出入繁华的商业娱乐场所。如京城汴梁东角楼街巷，街南买卖鹰鹞、珍珠、香料、布匹，街北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和各类小吃，整条街上，还有被当时人称为“勾栏”的娱乐场



左图：元人绘制的耕织图

元代文人的耕织图，大体都可以做陶渊明“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注脚。但那只是文人的写意，平民是没有资格谈隐论逸的，虽然他们才是真正的田园主人。正如鲁迅所说：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



上图：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张择端

专制政权的统治者历来反对人口流动。先秦的法家思想家商鞅在秦国主政时，专门规定住旅店要有证明，并登记在册，结果在他逃离秦国时，因无法住店而被捉杀头，这便是有名的“作法自毙”的典故。商鞅虽“自作孽”，命丧于自己制定的法度之下，旅店的旅客登记制却一直延续下来了。

所五十余座，确是热闹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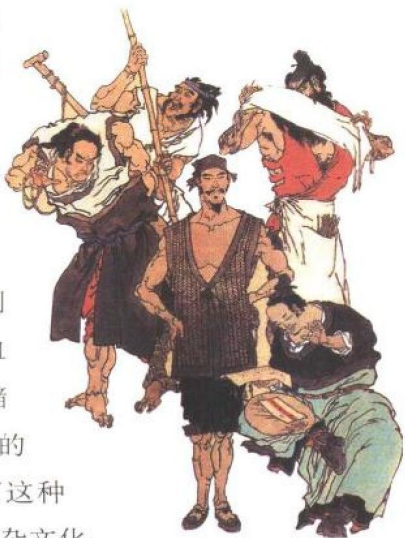
城市结构的变化，加之商业的繁荣，游民就业与谋生的机会大大的增加。有做正行的，譬如高门大院里的老妈子、使唤丫头、小厮，店铺里的伙计，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等；会点吹拉弹唱的，在大小勾栏谋得一席之地，也能混口饭吃；还有一批所谓“游惰之民”的闲汉，如《水浒传》开场人物高俅“自小不成家业，只自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着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干一些陪着公子哥儿玩乐、帮他们使钱的勾当。个别强横的，干脆做地痞流氓，杨志卖刀时杀了的没毛大虫牛二，围殴杨雄的踢杀羊张保就属于这一类。这些生存于都市底层的市井细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城市游民。

“江湖”一词染上神秘气息，是与游民社会分不开的。游民活动在城乡居民所不熟悉的社会边缘，流动性又很强，经常五湖四海跑来跑去。游民社会内部有一整套不同于正统社会规范的规矩和道义原则，不同于日常语言的秘密话语。外人很难了解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就干

脆以“走江湖的”来统称这一颇为神秘的社会群落，意谓“过着四海为家生活的人”。卖卜测字的术士被称做“江湖术士”，走街串巷的医生被称做“江湖郎中”，四处迁移、以练把式为生的人被称做“江湖艺人”。“江湖”一词因与这些被统治者称为“贱民”的群落联系在一起，就变成一个贬称。清人褚人获《隋唐演义》中，秦琼在其姑父幽州守将罗艺帐前试演枪法，罗公暗暗点头道：“枪法不如，此子可教”，说秦琼枪法不好，就是因为他“在齐州当差时，不过是江湖上行教的把势野战之法却怎么当得罗公的法眼”。可见江湖人耍的只能是野路子枪法，是当不得行家评价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中曾分析过中国民众的心理，说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匪魂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江湖气，它体现了中国民间文化，特别是游民文化的基本品格：既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际观，仗义疏财的价值观

这些较为积极的因素；也包含着浓厚帮派色彩的江湖义气，漠视法制规范、推崇血腥暴力的阴暗面。游民社会的独特性造就了这种善恶参半的复杂文化。



上图：道士算卦

在封建专制社会下，草野小民不能主宰自身的命运。所以，对以神秘的方法预示未来的命运，往往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中国自古就有出预言书的传统，从汉代风行的讖纬之学，到被江湖术士奉为至宝的“鼎鼎大名”的《推背图》、《烧饼歌》，可以说民间社会的这种心理需求构成了这种迷信神秘思想赖以存在的基础。

左图：梁山好汉

〔当代〕戴敦邦

宋代《宣和遗事》记载的梁山英雄只有三十六人。元杂剧中的李逵还能识文断字。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是在明代定型的，由施耐庵总其成。人们喜欢梁山好汉，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们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更因为他们的义气。他们始终是江湖游民崇拜的偶像。